

原创

---



# 小姐选夫

盛世风华系列

内容简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蝶. 第6辑/琉璃等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1. 4  
ISBN7-80607-779-0

I. 花... II. 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420 号

花 蝶 (第六辑)

主 编: 杨 丹

©作 者: 琉 璃 等

---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帅 云

装帧设计: 杨 丹

---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幢 A 座二层

联系电话: 0756-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64

印 张: 120 字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80607-779-0/I·313

定 价: 180 元(全 40 册)

---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投稿和联系: 广州市石牌邮局 055 信箱 邮编: 510631

E-mail: hdbook@china.com

花蝶网址: <http://www.pearlbook.com>

---

# 楔子

京城。

太平盛世，京城一派繁华景象。达官显贵云集，百姓安居乐业，四方商贾往来。富庶得可谓市列珠玑、户盈绮罗。

京城最有名的成衣店云绣坊更是繁忙，只听管事不停地吩咐：

“快把杜小姐订的绣衣送去御史府，不许迟误！”

“清和郡主的软烟罗纱裙可缝好了吗？出了差错小心剥你的皮！”

“陆安，你带人去史候府上为二小姐量尺寸，快去快回！”

只见云绣坊伙计们进进出出，纷纷领命去办事。

一个在店堂中挑选衣料的中年人不由好奇地问招待他的伙计：“你们云绣坊每天都这么忙吗？”

“咱们云绣坊可是京城最大、最好的衣坊。”伙计自豪地夸赞着，“各色衣料、织物齐全，无论是纺、织、染全是一流的。就连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西域天鹅绒、南洋碧罗纱也有，更不用提各色绫罗绸缎了。还有京城最好的裁缝和绣工，做出的衣裳式样新，绣工

精美，人人喜爱。京城内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豪门女眷都是咱们的常客，岂有不忙的理！”

“这我倒听说了，我出门时女儿特地要我给她们带几件云绣坊的衣裳呢！”

“听客官口音，不是本地人。可见咱们云绣坊不但闻名本地，外地也传开了呢。”

“不过，为何上门的客人不多，而贵坊的人都忙着外出呢？”中年人四顾，发现选购衣料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个，而伙计们却进进出出，脚步匆匆，面上滴汗，显得十分忙碌。

“客官是外地人，自然不知。京城人一般不会赶这几日来购买衣裳，只因过几日便是有名的千金会，云绣坊忙着给各府千金制衣送衣，最好的裁缝、绣娘都不得空。”

“千金会？什么是千金会？”

果然是外地人，连千金会都不知道。伙计带着得意的神情解释。“这千金会，便是京城内千金小姐的聚会，每月一次，定在初一。由各府千金轮流作东，请各府千金聚在一起，或赏花、或赏月，吟诗作赋、弹琴唱曲，小姐们争奇斗艳，各展芳华。哪一个不想自己最美，把别人都比下去？故此每这几日，咱们云绣坊、京城最大的珠宝店万宝斋和脂粉铺天香阁都会忙着接各府千金的生意。”

“原来如此，”中年人大感兴趣，“京城千金小姐这么多，这千金会可不是佳人云集、百花争艳的一场盛

事？”

“客官可别以为这千金会是什么人都能参加。京城内官多，富豪多，千金小姐也数不胜数。这千金会可是个小圈子，庶民百姓再有钱也没资格看一眼，像京城首富都员外的千金就不曾被邀；若是父兄官位小了，也没机会，比如前户部尚书王大人贬了官，从二品降到五品，次月王家小姐便从千金会名单上除名了。谁家小姐能参加千金会，一来得家世显赫，二来容貌才情不错，自然身价倍增。”

“不知有没有机会见识见识？”中年人一脸向往。

伙计笑道：“千金会向来是男宾止步。”

“啊。”中年人略显失望，“你且给我多讲些，等我回家乡，也讲给人听听。”

对京城内人人皆知之事，难得有人肯听，伙计也被勾起了谈兴。“要说这千金会，也不知从何时兴起，总之是近些年的事。原本不过是几家交好的官员小姐互相来往，并无定时，渐渐地固定下来，每月一聚；人数也增多了，竟成了贵族盛会，人人口耳相传的佳话。千金会上的小姐们穿什么、戴什么、玩什么，不出三天一定在京城流行开来。”

“小姐们的父兄不是王侯，便是朝中重臣。客官，你想这官场风云变幻，谁不愿多交朋友少树敌？彼此拉拢结交是极重要的。各府女眷的来往也与此有关呢！”

“原来还有这些学问在内。”中年人已听入了神。

伙计得意洋洋，说得口沫横飞：“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一是太师庞大人，一是丞相商大人。这庞太师之女乃皇上最宠的贵妃，故此权高势大，不过为官嘛……”伙计支吾一下，“说起这商大人，为官清正，勤政爱民，一步步升到丞相之位。商家的两位小姐也是千金会的贵宾呢！”

“庞太师与商丞相不睦是人尽皆知的事，不但朝臣官员分了两派，连千金会都分了两派呢！巧的是庞太师的三小姐和商大小姐都是京城有名的美人，人称‘京城双姝’，在千金会中各有拥戴者，时常争斗不休。”

“京城双姝？”中年人十分好奇，“不知这二位小姐有多美？”

“庞小姐与庞贵妃乃一母所生，十分美艳，虽是庶出，却比嫡出的还受宠爱。至于商大小姐，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琴棋书画、女红烹饪样样会，性子更是温柔端庄，真好比天上仙子、月里嫦娥！”

“咦？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伙计更加得意，“咱们云绣坊和各府都有来往，自然消息灵通。而且我妹子在相府当丫环，伺候的正是商大小姐，内幕消息自然多。听说豪门子弟、朝中新贵向商家提亲的简直踏破了门坎，可商大人却一直未肯许亲。如今商大小姐十八岁了，还未定亲，也不知商大人要选个什么样的？”

“那商家另一位小姐呢？”中年人兴致勃勃地追问，

“想必也是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喽？”

“这商二小姐嘛，”伙计脸上的梦幻色彩消失了，“就要平常些了，才貌也还不错，与大小姐一比就不出色了。不过性情倒是极好的，不像庞小姐那般刁蛮无礼，听说那庞小姐仗着父亲权大势大，在千金会中最爱向商家姐妹无礼挑衅……”

“李六！”一声怒吼打断了伙计的话。吓得伙计惊了一跳，一看管事铁青着脸怒瞪自己忙低头假装忙碌，耳听着管事咆哮。

“你这小子不干正事，倒有功夫闲磕牙。什么大人小姐的事也是你议论的吗？小心掉了脑袋还不知为啥！”

李六心中咯噔一下，看那中年人一眼。万一自己刚才的话传入庞家爪牙耳中，可真是惹祸上身了。

“再让我瞧见你磨洋工，你就滚回家吃自己！这是商小姐订的衣裳，还不给我送到相府去！”

“是！是！”李六忙抓起包袱，看了张口欲言的中年人一眼，飞也似地奔出门去。

亦凡主页

亦凡商城

新闻中心

商务助理

聊天广场

四海纵谈

贺卡天地  
亦凡书库

# 1

丞相府。

姹紫嫣红的春末夏初，商府后花园内，绿柳低垂，花木扶疏。

一阵清幽的琴声传来。小湖畔的凉亭内，一位浅黄衣衫的美丽少女正抚着琴。秀丽的鹅蛋脸，肌肤莹白如玉；弯弯的柳眉下，一双杏眼流盼，明如秋水；挺直的鼻梁，嫣红的樱桃小嘴，好一位画中走出的仙子。此时这张小脸微微低下，露出优美的颈项，十指纤纤，拨弄着琴弦。

一旁，另一位青衫少女倚着柱子正专心地看书。

她也有一张秀雅的鹅蛋脸，与抚琴少女有几分相像，不过额头略高一点，眉毛浓一些，嘴唇丰厚一些。因此比之于弹琴小姐的花容月貌，她就只能算清秀了。

“妹，我弹得如何？”抚琴小姐——商府大小姐商晴月停下手，“这是我刚学的新曲‘醉花阴’，你听如何？”青衫少女一声不响，依然专注于手中的书本。

那认真的神态，别有一种美丽的光采。

“缺月？”

“商缺月！”商晴月终于忍无可忍，娇喝一声。

“啊？什么？”商缺月猛然从书中回神，“谁在喊我？”

“商缺月，你到底有没有听嘛！”商晴月跺脚娇嗔。

“嘿嘿，姐，我一时看书入了迷，所以……姐姐你再弹一遍嘛，我保证这次一定仔细听。”商缺月举起手中的书作发誓状。

“又是书，你整天就知道读书，”商晴月嘟起了樱唇，趁妹妹不备，一把抢走她手中的书，高高举起，“我把你的书丢到湖里，看你还敢不理我！”

“好姐姐，这是我昨天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的，你若丢了，再也买不到了。求姐姐还给我吧。”商缺月急忙陪笑讨饶。

“哼，你又一个人偷溜出府，我要告诉娘，再不帮你隐瞒了。”商缺月不怕父亲，就怕娘唠叨。

“姐姐——”商缺月苦着脸，拉长了音哀求。脚下却悄悄移动，突然一扑，欲夺回晴月手上的书。

商晴月早有防备，一闪身让妹妹扑了个空，嘻嘻笑着：“抢不到，抢不到。”

“还给我！”

“不给，不给！”

“商晴月！”

一黄一青两个窈窕的身影在花间树丛追逐嬉闹，如两只翩翩彩蝶。随侍的丫环红情、绿意也笑起来。

这两姐妹平日一个温柔娴雅，一个沉稳冷静，只有在彼此相处时，才会有这样活泼的一面。

远远的花径上，几个丫环簇拥着一位贵妇人走来。

“夫人来了！”

“大小姐，二小姐，快别闹了，夫人来了。”

两姊妹忙停止嬉闹，商缺月也趁机拿回了书。来的正是丞相夫人齐氏。虽已届中年，但保养得宜，风韵犹存。可以看出，商晴月的美丽的正是承袭了她。

“娘。”两姐妹迎上前，一左一右扶着母亲。

“你们两个不是在凉亭抚琴吗？怎的满头大汗？”

商夫人慈爱地用手帕给商晴月擦拭脸上的汗。

“我们抚了一会儿琴，姐姐有些累了，所以就在花间扑蝶儿玩。”商缺月忙给姐姐使眼色。

“是啊，是啊。”

“你们啊，不小了，还像孩子一样。”三人在凉亭坐下。

“娘，您特地找我们，可有什么要紧事？”商缺月知道，接下来娘又要唠叨一通什么“端庄”、“大家闺秀风范”之类的话，忙出声打断，以免耳朵受荼毒。

“哎哟，瞧我，差点忘了正事。珍珠，快把东西拿来。”

珍珠递上一雕花紫檀木盒。商夫人从盒中取出一散发着花香的纸张。“千金会的请柬已送来了。在李太尉府上，由李小姐作东。这上面写着，李府新栽了几株异种海棠，请小姐们赏花，还要作诗。”

“哦，还是那一套，没什么新奇。”商缺月低声咕哝。

“几个千金小姐，难道还要弄出什么花样来？若真有什么新奇花样，我还不放心让你们去呢！”商夫人乃是前任丞相的独生女，标准的闺阁千金，教育女儿也是按那一套标准。她虽对两个女儿一样疼爱，但对容貌出众的大女儿难免多了几分偏爱，悉心教养，养成了商晴月温雅端庄的个性。而商缺月则和父亲比较亲近。

“对了，你们在云绣坊订制的衣裳已送来了，怎的这么素淡？怕有些寒酸小家子气吧？听说庞家的丫头打扮得富贵华丽，你们可不能让她比下去。”

“娘，您放心，每次我的妆扮都是缺月打理，没问题的。”

商缺月虽然觉得在外貌上互比高低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但为了不让母亲失望，不让姐姐受庞小姐欺负，她每次都用慧心巧手将姐姐妆扮得艳冠群芳，成为千金会的花王。

其实除了烹饪女红不太在行外，商缺月琴棋书画并不亚于姐姐，聪慧才情更有胜之。只不过她一向没有兴趣表现，只爱读书、沉思，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她才貌平平，就连商夫人也认为二女儿比较平凡。

“三日后就是千金会，你们可得好生准备。缺月，你可要照看姐姐，别让她受那庞家丫头的气。”

商缺月点头答应，她已习惯了充当护花使者，保

护温柔的姐姐。

“还有呀，打听哪家千金有未成亲的兄弟。说起这事儿啊，我就气你爹，人家闺女及笄就出嫁了。咱家女儿有才情有家世，胜过人家多少，如今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了，还没定亲。”商夫人一提起女儿的婚事，就叹息连连。

商晴月和商缺月互望一眼，偷偷交换一个无奈的眼神，知道母亲一说起这个话题，一时半刻是收不了口的。

“从晴月及笄，上门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都是你爹，一会儿说你们年纪还小，一会儿说舍不得女儿。

我想你爹和娘只有你们这两个女儿，也就依了他。前些日子提起，你爹竟然说，没有看上眼的女婿人选！”

商夫人已是一脸愠色。

商缺月急忙安抚：“娘，姐姐貌比西子，才胜婕妤，爹自然想选个配得上他的女婿，挑剔些才是应该的嘛。”

商晴月听到说起自己的婚事，早羞得低头不语。

“咱家晴月是出色，可满朝文武，王孙公子也不乏人品出众的，难道就没有一个配得上的？就算没有家世背景，只要人才好，前程光明的，也不错啊。你爹出身寒门，你外公当年不也把我嫁给了他。当年啊……”

商士轩自幼家贫，寒窗苦读十年，终于高中了状

元。而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大学士齐世诚。齐世诚多次主持科举，经手录取的人才不知多少，门生故旧满天下，惟独对外貌家世都平常、个性敦厚的商士轩格外看重，竟把以美貌著称的女儿嫁给他，令许多王孙公子捶胸顿足，大呼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其实齐世诚正是慧眼识人，他看中商士轩个性温和敦厚，决不会亏待女儿。而且他虽不露锋芒，但在政事上缜密精干，踏实严谨，意志坚定，毅力过人，日后定会有一番作为。

果然被齐世诚料中。商士轩勤政爱民，深受爱戴；温和敦厚的个性，也甚少树敌，结交了不少朋友。这样，翁婿二人稳步高升，在齐世诚拜相后，商士轩更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在齐世诚过世一年后，商士轩受众臣拥戴，入阁拜相，位极人臣。

商夫人当年对婚事是不满意的，加上自幼娇宠，难免有骄矜之气。商士轩一向温和退让，多加包容，反倒是齐世诚常训诫女儿。随着女儿出生，商夫人娇气渐改，夫妻二人的感情也渐入佳境。虽不能说如胶似漆，倒也和美，互敬互爱。尤其商夫人连生二女之后再无所出，为商家香火着想，曾忍痛劝夫纳妾，却被商士轩拒绝了。他劝慰妻子：自己父母早亡，不会有传宗接代的压力；何况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他已心满意足，何必再生是非。

商夫人到此时才真正明白父亲的用心良苦。看到自己当年曾心仪的王孙公子不是无所作为，就是三妻

四妾、寻花问柳。尤其每当听说哪家妻妾争宠、兄弟阅墙的消息，看那些贵妇们表面风光、暗地饮泣的生活，庆幸自己幸运之余，对丈夫也更温柔关爱了。

商缺月知道母亲一说起“当年啊！”又是没完没了，早已开始神游物外，充耳不闻，抬头欣赏起花园的景色来。

“……所以说人品最重要。女怕嫁错郎，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商夫人的唠叨还在持续，商缺月看着一道身影正拂开柳丝走来，唇边浮起了欣喜的笑意，“爹，您回来了。”

走来的正是商府的主人，当朝宰相商士轩。他宽额浓眉、相貌端正、气质儒雅，缺月的相貌有几分像他。

微笑着步入凉亭，商士轩一改平日的严肃端正、不苟言笑，显出轻松的神态。“母女三个，在这儿说什么悄悄话呢？”

“还不是说女儿的婚事。”商夫人的口气带点嗔怪。

“女儿的婚事啊，不急，不急。”

“你总是这一句。难道真把女儿留成老姑娘？你这当爹的也不为女儿着想……”

“爹，喝茶。”商缺月向父亲奉上一杯茶。

“爹，我给您捶背。”商晴月拉父亲坐下，轻轻捶起背来。两姐妹默契十足，只想终止母亲的叨念。

商士轩高兴得呵呵直笑，“好女儿，一看到你们，

爹什么疲累都忘了。”

商缺月看父亲隐约显出倦态，不由微微沉思：想必今天朝堂之上又有什么为难之事。

“女儿再好，总还是人家的。”对未生个儿子，商夫人始终心存遗憾。

“夫人啊，我可舍不得咱们的女儿嫁人。只可惜，再舍不得也要舍。今年之内，一定给晴月找个好夫婿。”

“爹，女儿不嫁，永远陪着爹娘。”商晴月羞红了脸。

商夫人眼睛一亮，“相公心里莫非已有人选？”

商士轩含笑道：“夫人莫急，这事我放在心上，总之今年之内办好便是。对了，缺月，我得了一本好书，放在书房，你可有兴趣？”

商缺月看父亲意味深长的目光，知道父亲一定有事和自己商谈，忙作出雀跃不已的样子，“好啊好啊，爹，咱们去书房拿吧。”

“相公，你别这么纵容缺月。叫她少读点书，学晴月做做女红不好么？”商夫人道。

商缺月实在不明白学女红做什么，无非是为嫁人多点资本罢了。那些以女红作为择妻标准之一的还真无聊，又不是真的需要。

“妹妹就是这么个书虫，见到书就忘了一切。”商晴月笑着打趣妹妹。

“爹，”商缺月故意娇嗔着，拉着父亲的手直摇，

“快点嘛，人家等不及了。要是不先拿到书，女儿一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好吧，依你，这就去拿。”商士轩笑着摇头，女儿与自己的默契还真好。

商府藏书最丰的，不是商士轩的书房，而是商缺月的绣楼。书房是商士轩处理政事、批阅文件的地方。

坐在书案边，商缺月已不见一丝小女儿娇态，沉静温和，闪着聪慧光芒的双眸望着父亲来回踱步、几次欲言又止，忍不住先开口。

“爹，今日朝堂之上可有什么为难之事？”既然父亲开不了口，就由自己来问吧。

“说为难，是有那么一点。”商士轩在太师椅上坐下，“河南黄河泛滥，千顷良田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河南是我的故乡，虽已无亲人，但想到父老乡亲……唉！”

“朝廷不会赈灾放粮么？”这件事还够不上为难的标准吧？

“河南知府本想隐瞒消息，幸亏我另有消息来源，才上奏皇上。今日皇上已下旨赈灾。但派什么人去，却起了争执。”

“庞太师举荐何人？”能与父亲在朝堂上争执的，除了那靠女儿美色发达的庞丰，还有谁？

“他举荐其子庞云贵，想是庞贵妃吹了枕头风，皇上答应了。”商士轩忧心地皱起眉头，“河南知府本就是庞氏一党的人，贪赃枉法、搜刮民脂，我早有意办

了他。只是一来有庞丰撑腰，二来证据不足，一时倒也动他不得。”

商缺月也皱眉，“只怕这次水灾，是一半天灾，一半人祸。”

“可不是嘛！年年花大把银子治理黄河，竟还闹这么大的水灾！我担心庞云贵一去，二人正好狼狈为奸，这赈灾的五十万两白银，真正落到灾民手中还有多少？”

“可以派一个副使牵制庞云贵呀！”

“这我何尝没有想到？”商士轩苦笑，“只是没有合适人选。庞党人不能用；中间派胆小怕事；与我交好的人，位高者岂可屈就一小小副使，位低者又牵制不了庞云贵，也是徒然。唉，还真伤脑筋。”

商缺月沉思着，脑中飞快闪过一串串人名，庞党的、商党的、中间派的……这人官位不能高，但又要有势力不怕庞太师，还不能是商党人物，否则姓庞的一定会大力反对。“有了，有一个人一定合适，吏部员外郎王隶中。”

“妙！”商士轩一拍大腿，“妙极！此人虽无多大才干，为人倒还不错。既不拥庞，又不拥商，与大臣们关系尚可。最重要的是，他乃皇后亲弟，庞云贵对他必然忌惮几分。”

“尤其是皇后早有意提拔兄弟，只是碍于他于朝廷无功，怕落人口实，所以才任一小小员外郎。不过若这次赈灾有功，正可以名正言顺地升迁。”商缺月沉吟